禮記集解

禮記卷四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經解第二十六 別錄屬通論

此篇凡爲三段首論六經教人之得失次言天子之德終言禮之正國其義各不相蒙蓋記者雜採衆篇而錄之者也○古者學校以詩書禮樂爲四術易掌於大卜筮爲卜筮之書然春秋時學士大夫多能言其義者春秋者列國之史非獨魯有之晉國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使叔嚮傅太子彪楚國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是易與春秋亦先王之所以教人者也蓋四術盡人皆教而易則義理精微非天資之高者不足以語此春秋藏於史官非世冑之貴或亦莫得

而盡見也孔氏贊周易删詩書定禮樂脩春秋因舉六者而言其教之得失然其時猶未有經之名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尊孔子之所删定者名之爲經因謂孔子所語六者之教爲經解爾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釋文易良以豉反屬音燭比毗志反

溫柔以辭氣言敦厚以性情言疏通謂通達於政事知遠言能遠知帝王之事也廣博言其理之無不包易良言其情之無不順洗心藏密故絜靜探賾索隱故精微屬辭者連屬其辭以月繫年以日繫月以事繫日也比

事者比次列國之事而書之也失謂不善學者之失也
蔽於溫柔敦厚而不知通變故至於愚蔽於疏通知遠
而不知闕疑故至於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所反故
至於奢蔽於絜靜精微而入於隱怪故失之賊賊害也
謂害於正理也蔽於恭儉莊敬而失其所安故至於煩
蔽於屬辭比事而妄爲褒貶故至於亂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
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
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
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深謂學之而能深知其義也深知其義則有得而無失
矣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

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釋文道音導

鄭氏曰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孔氏曰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吳氏澄曰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通者也序謂言之有次第也愚謂天子之所以德配天地明並日月非求之於遠也亦惟自其一身正之使外無非禮之動而內無非僻之干而已故引詩言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者以明之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釋文說音悅王徐于況反

上言其德之具於身此又言其德之施於政者也人君操四者以治民猶人操器以作事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所謂徒善不可以爲政也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釋文圜音圓縣音元○鄭注誠或作成

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

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釋文長竹丈反下同

隆謂尊奉之由謂踐履之方道也禮以敬讓為道故以之奉宗廟入朝廷處室家鄉黨無所往而不得其宜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釋文別彼列反坊音房本又作防

鄭氏曰昏姻謂嫁娶也壻曰昏女曰姻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

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釋文辟匹亦反倍音背行下孟反

鄭氏曰若謂不至不答之屬孔氏曰倍畔謂倍畔天子侵陵謂侵陵鄰國上經尊重者在前卑輕者在後故先朝覲後昏姻又殊別君臣故先朝覲後聘問此經據人倫急切者在前故先昏姻後聘覲而聘覲合言者以倍畔侵陵其惡相通也愚謂鄉飲酒有正齒位之禮故廢則長幼之序失覲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至於倍畔聘

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至於侵陵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

以千里此之謂也釋文遠于萬反差初佳反豪依字作毫氂李其反本又作釐

所引易曰周易無此文史記集解漢書顏師古註皆以爲易緯之辭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別錄屬通論

哀公所問有二前問禮後問政二者非一時之言記者合而記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釋文長竹丈反別彼列反數色角反

節制限也天地之神尊卑不同各以其制限事之者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也疏數謂交際往來或疏或數也哀公言君子謂孔子也孔子言君子謂行禮之君子也君子尊敬此禮故其行之不敢不勉此所以爲教民之本者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釋文雕本亦作彫備其鼎俎本亦無此句腊音昔幾音祈

會謂會聚其行禮之人節謂品節也喪筭謂喪之月數也方氏慤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所謂以身教者也有成事言教之有成也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治其器以

嗣其道也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歲時以敬祭祀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以序宗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卽安其居者卽其所居而安之無事乎改爲也節醜其衣服者節之使各從其類而不至於僭差也自卽安其居以下至於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爲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愚謂禮貴得中奢則不孫儉則固當時人君僭侈故此言行禮而專歸之於儉蓋所以救時之失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怠荒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釋文好呼報反厭於豔反敖五報反午五故反一音如字王肅作迕當丁浪反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孔氏曰午忤也忤違逆也陳氏澔曰固猶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竭其所有也愚謂伐國非人之所欲也況伐有道乎今乃逆而行是求當於一己之欲而不顧民之失其所也禮以恭敬辭讓爲本當時諸侯所行如此則禮之本固已亡矣其將何以行禮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釋文坐才臥反愀七小反又音秋

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愚謂人道謂治人之道也固臣自謙言固陋之臣也無辭而對言不辭讓而對也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庶物謂眾事也為政在於脩身三綱正則身脩道立以之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莫不一於正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其序如此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釋文迎魚敬反舍音捨不親不正一本不皆作弗與音餘下並同

似背也無似似猶言不背也大昏謂天子諸侯之昏也爲國以禮而禮以敬爲本而敬之至極之中尤莫大於大昏也大昏既爲敬之至極故國君雖尊必服冕服以親迎也士親迎服爵弁則親迎皆服其上服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也蓋夫婦之道乃父子君臣之所從出哀公以妾爲妻國人不服則夫婦失其正而父子君臣從之矣故問所以行三言之道而孔子特以大昏之重告之輔氏廣曰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爲親也彼以褻爲親者未要其終也惟以敬爲親則愛得其正矣方氏慤曰弗愛則無以相合而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褻愛敬之道始於閨門之內夫婦之間及乎廣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

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胡氏安國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天子不親迎使卿逆公監之禮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愚謂下文言合二姓之好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朱子以爲通天子而言則天子亦親迎矣春秋十二公皆不書出國迎夫人惟桓公書會齊侯于讙則以齊侯親送女故也然則天子諸侯之昏皆於其國爲館而行親迎之禮與胡氏謂天子不親迎及言諸侯親迎遠邇之差恐皆未然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釋文好呼報反

鄭氏曰已猶太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先聖周公也朱子曰天地蓋通天子而言愚謂婦人不與外祭然后夫人蠶繅以爲衣服郊廟之服皆后夫人之所共也故曰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公曰寡人固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釋文焉得於虔反○舊以寡人固不固爲句陸氏佃讀寡人固爲句今從之

臣謂固陋也哀公自言固陋故不知大昏之重然若不固陋則不問不得聞孔子此言也蓋公欲再問而先爲謙辭以發其端也大昏者所以繼祖宗延嗣續故上以

繼先聖之後明其重此又以萬世之嗣明其重也宗廟之禮謂祭祀之禮也宗廟之中君在阼以象日之生於東夫人在房以象月之生於西所謂配天地之神明也直正也言謂教令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不足以服人而致其敬若夫婦之分定則名正言順所出之教令皆合於禮而上而朝廷下而萬民莫敢不敬矣如哀公爲妾齊衰而曰魯人以妻我則淇有愧於心而言之不直甚矣故其立也則宗人辭之國人惡之其喪也則有若譏之其何以取敬於人哉物事也物恥謂事之廢壞而可恥國恥謂國之衰弱而可恥也有禮則綱紀立國家安故物恥可振而國恥可興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

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釋文大音泰

鄭氏曰愾猶至也方氏慤曰三者百姓之象言身與妻子者百姓之象也蓋能敬其身則能敬百姓之身矣以至妻也子也亦莫不然葉氏夢得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傚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愾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其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焉馬氏晞孟曰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言而世爲天下則動而世爲天下法百姓不命而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身則能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矣愚謂敬於言而無過辭敬於動而無過則則百姓不命而敬恭矣未至於此則必我之敬有未至也故曰如是則能敬其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

方氏慤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也達則能居是位窮則能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祭義所謂不遺父母惡名者如是而已愚謂君子者道德

成就之名已能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推本其所從來者
未嘗不歸美於其親爲故曰是使其親爲君子也
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
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
能成其身 釋文樂音洛
鄭氏曰有猶保也朱子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
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
謂樂循天理講義曰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
能自愛不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有其身者知
有其身而不至於自棄也不能有其身則心隨放蕩豈
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以欲惡而爲欣戚豈能樂天安土
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樂天者以禍福得喪一歸之於
天而順之之謂也人能安於平易之地至迫於利害鮮

有不動者是未識樂天之理也故惟樂天而後身之成可必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物猶事也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己也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周氏諝曰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凡在我身者雖一毫髮之微莫不具性命之理則求其所以成身者其能過此乎應氏鏞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易曰言有物大學言格物蓋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卽物而觀其理尤實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卽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人豈能加毫末於是哉亦循循然而

不過耳愚謂不過乎物則於一事一物莫不有以止乎至善之地而性無不盡形無不踐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不過乎物者是乃天道之本然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朱子曰不閉其久當從家語作不閉而能久方氏慤曰物成而功可見故曰已成而明愚謂孔子言不過乎物是天道也故哀公又以天道為問天道如此君子貴之而其法天也純亦不已篤恭而天下平焉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釋文惷如容反一音丑絳反冥莫亭反徐忌定反志依註音識○今按志如字

惷亦愚也冥者暗於理煩者亂於事志猶記也哀公言

己之愚昧不明乃孔子素所志記於心者欲其告以要
言而使之易曉也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
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釋文
蹴子六反 辟音避
鄭氏曰蹴然敬貌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
故事天明畢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眞氏德秀
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
指畧同先儒張氏作西銘卽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
謂天之子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卽天之不
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卽天之克肖子也禍福
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
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益其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愚謂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二語實張子西銘之所自出仁孝無二道事天與事親亦無二理故曰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罪猶過也哀公既聞孔子之言而自恐其行之不能無過也孔子言是臣之福者以哀公有志於行而勉之也

禮記卷四十八終

候選訓導平陽後學陳一標校栞

禮記卷四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別錄屬通論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釋文女音汝後同本亦作汝語魚據反下同

鄭氏曰退朝而處曰燕居縱言汎說事居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愚謂禮經緯萬端故明於禮則可以此周旋流轉而無所不徧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釋文中竹仲反

三子侍坐以齒爲序子貢居子張之次越子張之席而

先對也敬以主於中者言恭以見於貌者言敬而不中禮則質勝其文故失於鄙野恭而不中禮則文過其質故失於便給勇而不中禮則不度於禮義而妄動故失於逆亂然野與亂猶爲徑情直行之失給則有務外說人之意故足以奪其本心慈仁之德張釋之所謂徒文具而無惻怛之意也就三子言之則子張之辟於給爲近與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敎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釋文食音嗣

過不及之義朱子於論語訓之至矣子產於其民能食而不能敎猶母之於子親而不尊莅於仁爲過而於義爲不及者也始言禮乎者設爲疑辭以問之也繼又曰

禮者又為決辭以答之也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裁制人事之宜而使歸於中者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釋文與音餘穆亦作繆音同食音嗣

領猶治也惡者氣質之偏好者德性之美領惡全好猶禮器之言釋回增美也仁者謂行之以至誠惻怛之意而不徒以其文也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吳氏澄曰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此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美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釋文長竹丈反後皆同量音諒錯七故反本又作措

鄭氏曰三族父子孫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黨類也方氏慤曰戎事閑於無事之日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尙功之時故於軍旅言之量爲器之大鼎爲器之重大者重者得其宜則小者輕者可知車有六等之數作車之得其式也辨五路之用乘車之得其式也鬼神得其饗若天神皆降地示皆出是矣喪紀得其哀者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

衣服而各得其宜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釋文治直吏反相息亮反倀勑良反

倀倀狂行不知所如也鄭氏曰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

無以爲衆倡始而合和之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句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釋文縣音元中竹仲反還音旋齊本又作薺在細在絲二反

大饗謂諸侯相饗也大饗有四者金作示情一也升歌清廟示德二也下管象示事三也武夏籥序興四也禮有九而大饗有四則其餘五事不在大饗也事行也識禮樂之文者能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述者之謂明作

者之謂聖知此者知禮樂之情者也故雖在畎畝之中
體此禮於身而行之而可以爲聖人也縣鍾鼓之縣也
興作也入門縣興謂大饗納賓金奏肆夏之三也凡九
夏之詩皆以鍾鼓奏之下文獨言金作者以金爲重也
闋止也升堂而樂闋者升堂之時主人獻賓賓飲卒爵
而酢主人主人又飲卒爵而樂止郊特牲云賓入大門
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是也升堂而樂闋下當有升歌
清廟一句文脫也象周頌維清之篇也序云維清奏象
舞也維清以奏象舞故因謂維清爲象下管象謂堂下
之樂以管播維清之詩也武大武之舞也夏籥言大夏
之舞執籥以舞也序興者言文武之舞次第而起也入
門金奏納賓之樂也升歌下管合舞正樂之三節也正
樂有歌管間合四節而惟舉其三者以間歌非樂之所

重而畧之也知仁者知主人以恩意相接上文云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是也和鸞中采齊謂車出迎賓之時奏采齊之詩以爲車行之節而車之和鸞其聲與樂相應也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出亦如之此獨言和鸞中采齊者凡車及行步之節門內行門外趨迎賓之時車行宜疾益雖門內亦趨故惟言其趨之節也雍振羽皆周頌篇名振羽卽振鷺也王饗諸侯徹時歌雍賓出奏肆夏大司樂大享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是也兩君相見客出奏雍徹時歌振羽降於天子也物事也示情者取金聲之和以示其情之和也示德者清廟以發文王之德也示事者維清以奏象舞所以象文王征伐之事也金作以下翼明四者之禮不言武夏籥序興者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大合樂以事

葢管象合舞皆所以示事故舉其一以該之也大饗之禮如此故不必親相與言而賓主情意之洽先王功德之盛皆可得而見也○鄭氏曰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詩未聞鏘鳴按此引儀禮燕禮注賈氏公彥曰天子享元侯升歌頌合大雅享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合小雅享臣子歌小雅合鄉樂若兩元侯自相享及五等諸侯自相享皆與天子同鏘鳴按此引周禮鍾師疏愚謂春秋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謂納賓之樂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謂升歌之樂也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是天子享諸侯其納賓皆

奏肆夏之三不獨元侯矣而穆叔獨言元侯者蓋舉其尤尊者以明其樂之重也此及郊特牲皆言升歌清廟則大饗皆升歌頌也春秋傳謂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不云饗則兩君相見者燕也天子饗諸侯及兩君相饗皆升歌頌天子燕諸侯及諸侯自相燕皆升歌大雅天子及諸侯燕諸侯之臣子皆升歌小雅此燕饗尊卑用樂之差也鄭賈以三夏爲升歌之樂又謂燕大國君升歌頌享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其說皆非是又鄉飲酒禮燕禮樂有工歌笙入間歌合樂凡四節而無舞益稷謨言笙鏞以間卽繼之以簫韶九成而不言合樂則是樂之輕者間歌之後合樂樂之重者間歌之後合舞合舞卽合樂也大饗舞大武諸侯燕臣子舞勺以此差之則天子燕諸侯及諸侯自相燕皆舞象與舞大武則歌周

頌桓賚等七篇以奏之舞象則歌周頌維淸之篇以奏之勺即籥也籥謂之南籥則歌二南之詩以奏之也然燕禮有不用舞者則升歌大雅者合小雅升歌小雅者合鄉樂蓋合樂所用例降於升歌一等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釋文繆音謬

鄭氏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愚謂禮之文至繁然各有其理故不煩樂之情至和然各有其節故不流古人行禮之際每歌詩以見志不能詩將有賦相鼠茅鴟而不知者能不繆於禮乎禮主其減樂主其盈不能樂則有撙節退讓之意而無欣喜歡愛之情其於禮不亦樸素乎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則無忠信之實

其於禮不爲虛僞乎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馬氏晞孟曰制度者文爲之體文爲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爲也制度文爲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以自行故行之在人輔氏廣曰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輔氏廣曰達謂窮盡其義而無不至也愚謂子貢以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故疑其窮然夔之於禮非全不達特不如其於樂深耳可謂之偏未可謂之窮也再言古

之人者深明其未可以輕議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釋文復扶又反樂之音洛

言而履之曲禮所謂脩身踐言也行而樂之孟子所謂樂則生而至於手舞足蹈也如此則內和外理而以之平治天下不難矣物事也服猶順也萬物服體言萬事莫不順其理也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

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釋文奧又作㜵烏報反

鄭氏曰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著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政也陳氏澔曰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爲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準繩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爲之亦必有奧阼之處室之有奧以爲尊者所處堂之有阼以爲主人之位也愚謂遠近以地言外內以位言此塗謂禮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若發矇者謂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鄭氏曰

乃曉禮樂不可廢墜之意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別錄屬通論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釋文凱本又或愷又作豈邱在反弟本又作悌徒禮反橫古曠反

鄭氏曰退燕避人曰閒居凱弟樂易也橫充也愚謂禮樂之原卽下文謂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也由此而推於彼謂之致由心而達於事謂之行橫於天下卽下文所謂志氣塞乎天地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惟其有憂民之貧心而其識又足以察乎幾微也蓋聖

人之於天下明於其利達於其患所以維持而安全之者無所不用其極使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可以爲民之父母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釋文哀樂音洛

鄭氏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胸也愚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既有憂民之心存於內則必有憂民之言形於外故詩亦至

焉既有憂民之言則必有以踐之而有治民之禮故禮亦至焉既有禮以節之則必有樂以和之故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既與民同其樂則必與民同其哀故哀亦至焉五者本乎一心初非見聞之所能及而其志氣之發充滿乎天地而無所不至故謂之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釋文近附近之近其依注音基逮大計反選宣面反

無聲之樂謂心之和而無待於聲也無體之禮謂心之敬而無待於事也無服之喪謂心之至誠惻怛而無待於服也三者存乎心由是而之焉則爲志發焉則爲詩

行之則爲禮爲樂爲哀而無所不至蓋五至者禮樂之實而三無者禮樂之原也宥宏深也密靜謐也其詩作基基者積累於下以承籍乎上者也此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言成王夙夜積德以承籍乎天命者甚宏深而靜謐無聲之樂之意也逮逮詩作棣棣閑習之意此詩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之威儀無不閑習而不可選擇無體之禮之意也匍匐手足並行之貌此詩邶風谷風之篇言凡民非於己有親屬然聞其喪則匍匐而往救無服之喪之意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服猶行也言行此三無也起猶發也言君子行此三無由內以發於外由近以及於遠其次第有五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釋文施以豉反畜許六反聞音問下令聞同

氣志不違者言其發之中節而無所乖戾也既無乖戾則合於理矣故曰既得得謂得於理也既得於理則順於民矣故曰既從從順也既順於民則著聞於四方矣既著聞乎四方則民之氣志皆起而應之矣威儀遲遲行禮以和而從容不迫也和而有節則又見其翼翼而嚴正矣禮達而分定則上下和睦而齊同矣上下既一

於禮則日有所就月有所將而行之不倦矣人皆行禮不倦則道德一風俗同而施及四海矣內恕孔悲者以己度人而實致其惻怛慈愛之意也既有愛人之心則必有及物之恩而施及於四國矣既有及物之恩則民有被恩之實而可以養畜萬邦矣恩足以畜萬邦則其德純一而顯明矣德既甚顯明則不惟及於當時而又施及孫子使後世亦蒙其澤矣蓋禮樂之原於一心而橫乎天下者如此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

之德也釋文熠音照本亦作照湯齊依注音躋亦作躋子兮反詩如字日齊側皆反詩作躋假音格祇諸夷反

勞勞來也詩商頌長發之篇日齊詩作日躋躋升也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愚謂引詩以證湯有無私之德故帝命之使為法於天下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呂氏大臨曰此衍神氣風霆四字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非有所私也愚謂此言天地之無私也神氣五行之精氣也露生謂露見而發生也天以四時運於上地以神氣應於下播

五行於四時也雨及霜露降於天雷霆出乎地而風則鼓盪於天地之間故於天地皆言之乾資始故言風雨霜露舉其所以施之者而已坤資生故言品物露生而究其功用之著焉無非敎者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非天地無私之政敎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釋文耆市志反翰胡旦反徐音寒

耆欲謂所願欲之事也聖人之所願欲者德澤之及於民也人之德本清明惟其有物欲之累也故不能無所蔽聖人無私故其德之在躬者極其清明合於神明而能上格乎天焉其於所願欲之事但爲之開其端而天

必先爲生賢臣以輔佐之猶天之將降雨澤而山川先
爲之出雲也詩大雅崧高之篇甫侯穆王時賢臣申
申伯宣王時賢臣此詩宣王時尹吉甫送申伯所作而
記者引之以證文武之事斷章之義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昒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
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
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釋文弛徐式氏反一音式支反皇作施大音泰蹶居衛反徐音厥
鄭氏曰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
令聞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孔
氏曰三代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
也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詩本作矢其文德矢陳也言
宣王陳其文德和協此四方之國此云弛其文德弛施

也言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三代之王前文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有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殷周以戰爭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之愚謂令聞者無私之德之著見而不可掩者也先其令聞謂先有令聞爾非謂三代之王先以令聞爲務也然三王皆有令聞而周之積累尤久故又引詩以明大王之德以見周之先有無私之德者不獨文武巳也

禮記卷四十九終

藍翎千總黃巖族裔孫贊清校栞

禮記卷五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坊記第三十別錄屬通論

此篇言先王以制度坊民之事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釋文辟匹亦反坊音防徐扶訪反○今按辟字張子讀爲譬喻之譬今從之

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命謂教令愚謂辟讀爲譬君子之道所以坊民之失譬如水之有坊所以止水之放泆也民之所不足者德也民不足於德則入於邪辟故先王設爲制度以坊之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所以深明坊之不可廢也禮以教之於未然故曰坊德坊其悖於德也刑以治之於已犯故曰坊淫坊其入於淫

也命謂政令命以禁之於將發故曰坊欲坊其動於欲也君子之坊民以禮爲本而刑與政輔之篇中所言皆以禮坊民之事也○陸氏佃曰命以坊欲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應氏鏞曰天理人欲相與消長欲動情勝人欲熾盛而有餘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坊其所不足制其所有餘性之善爲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之蕩爲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德則入於淫故出禮則入於刑聖人坊民之具至是盡矣然人之欲無窮非防閑所可盡聖人於是有命之説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苟不知命有貴賤則賤妾進御求逞其欲何能盡其心乎愚謂命字鄭氏之説爲確宋時諸儒皆以爲子罕言命之命其義亦通○孔氏曰此

篇凡三十九章三十八章悉稱子云唯此一章是一篇總要故特稱子言之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釋文𢝊音驕本亦作驕慊口簟反〇鄭注慊或爲嫌

鄭氏曰約猶窮也節文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慊恨不滿之貌也孔氏曰聖人之制富貴制爲富貴貧賤之法也不云貧賤文畧也富不足以驕者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皆有法度不足至於驕也貧不至於約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賙不令至於約也貴不慊於上者制其祿秩隨功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爵祿之薄也不云賤者從可知也方氏慤曰

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匹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至於約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輔氏廣曰慊謂滿足貴不慊於上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之意愚謂慊有不滿之義孟子吾何慊乎哉是也又有滿足之義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是也此慊字鄭氏以不滿解之方氏輔氏以滿足解之義皆可通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釋文好呼報反幾居豈反乘繩證反

鄭氏曰寧安也大族衆家恒多作亂詩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

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孔氏曰千乘之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按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廣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註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子男之城五里其大都三國之一爲百雉也但國城之制凡有二義鄭之此註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又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此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都杜預同爲與鄭此註異也於時卿大夫亦多畔而言諸侯者舉其重也○馬氏融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

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邢氏昺曰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䂓割方百里者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按周禮大司徒云諸公

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以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制國不過千乘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釋文別彼列反下同朝直遥反

孔氏曰疑謂是非不決用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用禮以分別之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釋文相息亮反盍音渴徐苦蓋

反

鄭氏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爲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皆爲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人猶惡其反晝夜而亂昏明況於臣之僭君也孔氏曰此逸詩也夜是闇時盍旦必欲求明欲反夜而爲晝猶臣之者僭欲反臣而爲君愚謂大夫之家臣稱大夫亦曰君左傳司徒老祁慮癸謂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此謂季氏爲君也又晉祁盈之臣曰懲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稱盈爲君也又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此稱皇野爲君也然但稱於其臣至他人稱之

則不然故曰大夫不稱君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釋文殺音試本又作弒

鄭氏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釋文自此以下子云本或作子曰

鄭氏曰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愚謂人不甘於貧賤而必求富貴爭亂之所由起也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焉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焉則退讓之道著而爭亂之禍息矣君子不使食浮於人不以非道而處富貴也甯使人浮於食不以

非道而去貧賤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秩異者愚謂觴酒盛酒於觴也豆肉盛肉於豆謂庶羞胾炙之屬也酒肉所以養老老者宜美少者宜惡若鄉飲酒義云五十者二豆六十者三豆是也衽席謂享燕所設之席也朝廷之位謂人君視朝卿大夫士所立之位也席位朝位尊卑不同皆所以爲君臣貴賤之別於衽席言犯貴於朝廷言犯君互見之也讓而受惡讓而坐下讓而就賤皆君子躬行禮讓以示民而民猶不免於有所犯也引小雅角弓之詩以證犯貴犯君之事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釋文偝音佩畜許六反毛詩作勗

鄭氏曰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恩謂亡謂出在國外者存謂在國者仕者之子孫恒世其祿先死而後生也臣有故而去君三年不收其田里先亡而後存也偝謂死而背之也託謂寄託也若孟子言託其妻子於其友是也詩邶風燕燕之篇莊姜送歸妾戴嬀之詩也先君謂莊公畜詩作勗勗勉也寡人莊姜自謂也莊姜言戴嬀恒勉已思念莊公引之以證不偝死之義也號無告

謂貧人之託使老弱呼號而無所告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人謂有德之人也人君貴尚有德而不愛其爵祿則人知爵祿之不可以無德受也故皆興起於禮讓人君貴尚技能而不愛其車服則人知車服之不可以無能得也故皆興起於技藝約寡也君子尚德而不尚言故約言約言者讓也小人尚言而不尚德故先言先言者不讓也鄭氏曰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釋文施始豉反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愚謂犯猶左傳衆怒難犯之犯言不順於民之心也上不酌民言則乖戾而至於犯民下不天上施則怨怒而至於作亂民者至愚而不可欺至弱而不可勝信則有不敢欺之心讓則有不求勝之意如是則民感其德而所以報之者重矣引大雅板之詩以證酌民言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釋文履如字毛詩作體○今按履讀爲體

爭見於事怨在於心怨亡則不止於不爭矣履詩作體謂兆卦之體也引詩言爾之卜筮本無咎言而致咎者在己以明過則稱己之意此與詩之本義不同蓋斷章取之爾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釋文度徒洛反毛詩作宅

讓善者以善相讓則又不止於無怨而已陳氏澔曰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武王以龜爲正而成此鎬京是武王不自以爲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爲讓善之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釋文於乎音烏下火吳反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釋文大音泰弛式豉反讙依註音歡火官反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記藏父母之過讙當爲歡

愚謂引高宗者周書無逸篇述殷高宗之事也不言謂

不出教令也讙書作雍喜悅也言高宗居喪三年不言

不欲遽出教令以改父之所行是以既言而人喜悅之

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

不匱

鄭氏曰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

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此

所謂不倦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愚謂父母之命雖

不合於理爲人子者且當從之而不可遽有忿怒之心

又當幾微以諫而不可怠倦雖父母不悅至於勞之而

不可以怨也孝子不匱言人子之諫父母雖不見從而不敢乏止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釋文綽昌灼反瘉羊主反）

孔氏曰因睦以合族者言君子因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爲燕食之禮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瘉病也言有德之人善於兄弟綽綽然有寬裕無德之人不善兄弟交相爲病害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釋文上衣字於既反）

鄭氏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己位等陳氏澔曰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釋文養羊尚反

何以辨者言何以別於小人也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釋文辟並必亦反

鄭氏曰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孔氏曰書太甲三篇伊尹戒太甲之辭辟君也忝辱也言爲君不自尊高而與臣下相褻則辱其先祖若爲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辱累其先祖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石經猶下有有字

不稱老爲其感動親也不言慈嫌以恩望其親也鄭氏曰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釋文長竹丈反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有事有所尊事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鄭氏曰祭器籩豆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爲燕器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引易以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引詩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是謂食有宜於

非而薄者有宜於美而豐者而莫不以禮爲重焉食薄而禮不行則禮廢而不存矣食美而禮不逮則禮沒而不見矣食者利之所在禮者義之所出君子於飲食之際務於行禮而不惟其物之厚薄凡以重義而輕利而已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敎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釋文齊側皆反醍音體度如字法度也徐徒洛反

戒謂散齊也承事也過之者趨走謂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車而趨走也蓋尸乃神象故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敎民以敬事其祖考也醴酒醴齊也醍酒醍

齊也澄清也澄酒三酒也醴齊醍齊味薄而在室堂三酒味厚而在堂下示民以不淫於味也尸飲三謂大夫士祭禮饋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各酳尸而爲三也衆賓飲一謂主人於衆賓唯一獻之也尸尊故得獻多賓客卑故得獻少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因祭祀之酒肉聚其宗族於宗廟而獻酬之教民以和睦也堂上觀乎室言堂上之人觀乎在室之人以爲法也堂下觀乎上言堂下之人觀乎堂上之人以爲法也卒盡也引小雅楚茨之詩以證祭祀之禮無不盡得其度也○孔氏曰禮運云醴醆在戸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戸之內則是在室也愚謂特牲禮尊於戸東少牢禮尊於房戸之閒以禮運及此記推之天子諸侯之祭其盎齊之尊蓋當特牲少牢禮設尊之處在室戸外之東泛齊醴齊設於室內

而在盎齊之北禮運云醴醆在戶則醴齊在室戶內之東而泛齊又在其北也醍齊沈齊設於堂上而在盎齊之南醍齊之尊蓋當燕禮設尊之處在東楹之西而沈齊又在其南也五齊之上又有鬱鬯禮運云元酒在室謂鬱鬯也鬱鬯又當在泛齊之北則在北墉下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釋文飯戶晚反○鄭注所或爲堂

喪至葬而送死之事乃畢故自內而外每加以遠所以爲卽事之漸也殷人弔於壙既窆而弔也周人弔於家反哭而弔也蓋以尸柩既藏孝子哀慕迫切故從而弔

之所以示民不偝其親也卒終也死爲人之終事反而亡焉失之矣哀痛之情於是爲甚故弔於壙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尤盡也諸侯五月而葬踰而不葬謂不能如期而葬也趙氏汸曰周末文繁禮備葬或有缺則不敢以葬期告諸侯坊記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謂不成喪也是故諸侯不書葬非皆由魯不會有其國葬不以禮而不以葬期來告亦無由往會之爾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釋文殺音弒

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愚謂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至反哭猶然受弔之禮皆在阼階下惟反哭受弔則

在西階上蓋西階之上殯之所在今上堂而不見孝子之哀於是爲甚故不忍離其所而於此受弔也此二者皆所以追孝於其親也未沒喪不稱君謂史册所書也以下文引春秋推之當云未踰年不稱君記者之誤爾蓋一歲不二君未踰年而稱君則是急於爲國而有爭奪其父之心矣奚齊及卓皆晉獻公之子春秋僖公九年秋九月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奚齊不稱君立未踰年也十年春正月里克弒其君卓卓稱君已踰年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

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釋文弟音悌饋本又作餽音同孝以事君謂以事親之孝事君也弟以事長謂以事兄之弟事長也鄭氏曰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避爲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喪君三年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恩不重其服至尊不明有猶專也不敢有其身私其財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於君也車馬家物之重者孔氏曰不貳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

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釋文行下孟反○鄭註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

鄭氏曰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財幣帛也利猶貪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孔氏曰先相見是先事後幣帛是後祿愚謂禮之先幣帛者聘禮先執圭以聘而後用束帛加璧以享也辭賓主相接之辭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是也行情謂用幣帛以致其情也賓主相接先有辭以相通然後執贄以相見既相見然後用幣帛以致其情先財而後禮無辭而行情則是不務行禮而唯以貨財爲尚故民化之而有貪利爭奪之心也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則不視其饋者爲其不能行禮而徒取財

也易無妄六二爻辭云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無凶字此蓋衍文也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菑謂始墾之而菑殺其草木也畬謂既耕之而其土舒緩也引易言不耕則不得穫不菑則不得畬以喻爲其事而後獲其利先事而後祿之意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語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釋文遺唯季反穧子賜反又才計反葑芳容反菲芳尾反

孔氏曰不盡利以遺民謂不盡竭其利而以餘利遺與民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歲時豐稔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捃拾以

爲利謂以利遺民也愚謂仕則不稼者仕而受祿則不得復稼穡也田則不漁者田獵取禽則不得復漁故魯隱矢魚臧僖伯諫之食時不力珍者食四時之利則不得力求珍羞周禮王珍用八物王制八十常珍羞珍物唯天子及養老用之士大夫不得常食也大夫得食羊士得食犬則不得復坐其皮然則古者燕居之席蓋有以皮爲之者與葑蔓菁也菲當類也下體根也引邶風谷風之詩言采葑菲者既取其葉無得兼取其根以證不盡利之義此與詩之本義不同亦斷章之法爾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釋文別彼列反取七樹反從子容反告音谷○按伐柯詩作析薪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猷猶進也愚謂淫貪也謂貪於色男女無別則族姓不明故嫌疑生也無媒不交男女行媒然後交相知名也幣納徵之幣也納徵而昏禮成然後行親迎之禮執贄以相見也自獻其身謂不待媒妁幣聘而奔人者詩齊風南山之篇引之以證昏姻之禮必待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也○孔氏曰自此以下總坊男女淫欲之事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釋文去起呂反

去夫人之姓曰吳者春秋於取夫人皆書其姓如取齊女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昭公取於吳爲同姓故

諱舊其姓但云夫人至自吳也然今春秋無此文此所引蓋魯史之舊文而孔子已刪之者也其卒曰孟子卒者孟字子宋姓也凡春秋於夫人之喪曰夫人某氏薨昭公諱取同姓謂之吳孟子使若宋女者然故哀十二年昭夫人薨經但書孟子卒蓋因昭公之所稱者而書之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釋文殺音試一音如字繆音穆

祭時男女得交爵特牲禮主婦獻尸并獻祝及佐食賓長獻尸致爵於主婦是也蓋祭事嚴敬不嫌也陽繆疑二國名淮南子繆作蓼古者於大賓客其敬之與祭祀同必皆夫婦親之故天子饗諸侯及諸侯相饗后夫人皆與於獻賓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也繆侯

饗陽侯賜侯說其夫人遂滅其國而竊之蓋若楚文王之取息嬀然也由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使人攝之而已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釋文見賢遍反辟音避

鄭氏曰大故喪病愚謂色厚於德謂好色厚於好德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 釋文好呼報反遠于萬反佚本又作逸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內取於國中爲

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
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也
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者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亂
於族犯非妃匹也愚謂好德如好色者言人好德之心
當如好色之誠也婦人之疾或有不可以語人者故不
問之亦爲其相褻故也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
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釋文迎魚敬反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
姑愚謂親迎之禮壻與主人揖讓升堂再拜奠鴈母立
於房戶外之西南面是見於舅姑也女出房父西面戒
之母南面戒之壻降出而婦從是承子以授壻也父戒
之曰夙夜毋違命母戒之曰夙夜無違宮事恐其女於

室家之事有違也不至謂男親迎而女不行者陳風東門之楊之所刺是也父母欲女無違於其夫而婦乃有不隨夫以行者則其不能承順其夫又不待言矣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

禮記卷五十終

永嘉後學生員湯齊仁校栞